

望月

□杨应和

月到中秋分外明。中秋的月亮，总是带着一缕绵长的思念，清润安静，悄悄牵动着人心。

儿时的那些年中秋，是一场场温柔的等待。那时父亲在外地教书，中秋的那天，父亲很晚还没回家。暮色渐沉，一轮皓月悬于夜空，桂香漫过院墙，我时不时踮脚望向村口小路。盼望着，盼望着，终于远远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推着自行车，脚步匆匆。我兴奋地喊着：“爸爸。”

父亲回应了一声。待走近一看，父亲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手拎着油纸包着的月饼。父亲说：“半途车链坏了，只得推回来，快回家跟妈妈说一声，我回来了。”我雀跃般奔回家，把父亲回来的喜讯告诉了母亲。

庭院里，小桌前，父亲坐下来，拆开被月饼浸满香味的油纸，有五个月饼。我忍不住咽着口水，捏了一粒沾在油纸上的芝麻，放在嘴里，细细咀嚼，那个香味，至今难以描摹。父亲看着我笑了：“小馋猫，等不及啦。”

父亲拿着一个月饼给奶奶，再



AI生成图

给我们弟兄三个每人一个，剩余一个，他掰成两块，大块递给母亲，小的一块给自己。月光落在我们身上，一家人围坐小桌，吃着月饼，谈着家常，其乐融融，共享着这份简单幸福的甜蜜。

岁月流转，月光之下，只是那个翘首等候归来的角色，已悄然互换。我远赴外地谋生，路途遥远，中秋之日，再也不能赶回故乡与父母团聚。明月高悬，清光倾泻，竟和儿时庭院里的那一轮，一模一样。

月光淌进窗棂，落在手机屏幕上。我掏出手机，拨通父亲的视频电话，隔着万水千山，与父亲遥遥相见。那一头，镜头微微晃动，父亲慌忙调整角度，鬓角的白发猝不及防

撞入眼帘。我心底一阵发酸，喉头悄然发紧。父亲宽慰我说：“你安心工作吧，家里都好。”

母亲连忙凑上前，脸庞占满大半屏幕，细细叮嘱：“你的胃不好，要按时吃饭啊。天气越来越凉，你身体单薄，别忘了添衣。”一旁的父亲话不多，只是静静凝望着屏幕里的我，末了朝我轻轻挥了挥手，低声叮嘱一句：“在外好好照顾自己。”

许是世间父母皆是如此，在他们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我抬头望月，月亮很远，而爱如这清辉般，很近很近，岁岁相伴。

天涯共此时。山海迢迢，月光为信。心中有了这份惦念，便是人间最好的团圆。

中秋夜随想

□樊宇

那年中秋夜，浩渺天空中浮出一轮圆月，透明清逸，宛如眼波流丽的少女，在墨蓝色的天幕上坦荡地俯瞰着碧波粼粼的海面。夜空中游移着似有还无的天籁之声，远处有桂花的幽香暗自浮动，时浓时淡沁人心脾。海水起了大潮，一波一波鼓噪着，亲吻着堤岸又无奈退下。

独坐岸边，我无语凝视着琥珀色的夜空，置身喧嚣的闹市之外，任思绪四处飘游。面对大海，可以不再去想那些白昼的烦恼与嘈杂，也可以把目光转移到海边跑跳笑闹的陌生人身上，他们享受生活的快意感染着我，我在心里把海子的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送给他们。禁渔几个月的东海刚刚开渔，若干天前还热热闹闹的水道此刻阒寂无声，中秋节虽然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但渔民兄弟不会为了过节而放弃出海挣钱的机会，毕竟生活不是风花雪月，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是每条船后面一个个家庭为了生计的渴盼目光。我在海岛生活多年，有幸认识一些渔船老大，跟他们聊天时，他们时常会说，你们上班的人多好，过节了就放假，哪像我们长年漂在海上，风里来浪里去的，又辛苦又危险。他们说这话时不会去想，一行自有一行难，行行皆有难过的关。其实，人的不满大多都是在比较中产生，所谓“知足常乐”四字，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知行合一，能知当下之足又为之快乐的，已经到达相当高的人生境界了。

中秋夜，既有勤劳的渔家汉子向海谋生，也有已经满载而归的船老大把船儿靠在岸边，数着卖掉头舱海鲜换来的钞票，在家中寻找大海中没有的温情与暖意。月光下，招摇而过的只有流云和跃出水面的鱼儿。你看，生命并非都是忙忙碌碌的呀，它也需要延伸自身的渴望与平常、悠闲与恬淡。仰望明月，不知嫦娥是在广寒宫中舒袖轻舞还是在俯视人世间的团圆离合？独在异乡为异客，从军至今，我已在异乡过了多个中秋节，异乡早已成了第二故乡。今夜，徜徉在吴刚桂花树下，唯有借明月寄相思、抒发内心感慨，邀海风载去思乡情了。如水的月华恰如我的思念倾泻而下，把无可拘束的乡愁散入我人生思绪的河流当中，所有这一切都使人相信，世间每个眷恋家乡的人、每个远游在外的人都有无以言传的思乡之愁。岂止是已故诗人余光中，他的乡愁是邮票是船票是坟墓是海峡，我的乡愁是回不去的童年记忆、是黄土地上的麦苗气息、是埋葬亲人的厚重土地，古往今来，乡愁，其实是一种生命之底蕴啊！

曾经像砂砾卷人人世间的喧嚣与浮华，失去和忘却的恰是人间最值得珍惜的情感底片。往日，浮躁的心意识不到这些，只有在皎洁的月光下才会静下心来细想那些看似浅显却又深刻的东西。就这样让我的心像白莲般在静寂无语的夜空中绽放吧，明年的中秋我会就着葡萄美酒和夜光杯醉倒在家门口吗？

2017年的中秋节

□陈红 文/摄

2017年那个中秋，我依然刻骨铭心。那年中秋恰逢长假，得知大舅病情后，母亲郁郁寡欢。我决定陪她回一趟启东老家。几小时车程后，魂牵梦萦的故乡在眼前展开。老家的变化令我惊愕：新盖的楼房一栋比一栋漂亮，错落有致。新修的乡村道路早已取代了往日的颠簸土路。雨后空气清新，泥土气息厚重而亲切。路口偶遇邻居，都热情地打招呼：“回来啦，稀客稀客，来坐坐！”

第一晚与母亲同睡，在二舅妈备好的香被窝里，我和母亲唠唠家常。浅灯下，母亲枯黄的皮肤皱皱的，白发根根刺眼。那夜她睡得格外踏实，不久鼾声响起。我拥被静听窗外雨声、轻风下的虫鸣。雨打柿叶噼啪作响，凉意微袭，心却无法静谧。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中秋节。

清晨是被母亲唤醒的。天微亮，灰蒙蒙的，雾霾笼罩大地，炊烟袅袅环绕村庄。10月的乡村，处处充盈着收获的气息。后院爬满屋顶

的豆藤，紫色花儿层层叠叠悄然绽放。我们来到大舅家。舅舅一家好客，待我格外亲厚。吃着熟悉的家乡菜，和亲人们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多年不见，大舅真的老了。晚霞透过窗棂，把他枯瘦的手指拉得很长，微微颤抖。他努力地想对我笑一下，嘴角牵动。虽精神尚可，但侧面打听，大舅时日无多，难过浮上心头。大家达成了默契，全部瞒着大舅，谁都不准在大舅面前提半个字。不过，大舅心里大抵也是有数的。虽然表兄妹们倾尽全力寻医问药，可在病魔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

再一天，母亲提议回老屋看看。站在脱漆的大门和干瘪的门檐前，她久久抚摸，不愿推开。我悄然回转，在门口处轻轻地跺几下脚，泪水模糊了双眼。斑驳墙面仿佛映着时间老去的身影。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河岸上那棵只剩半边的老树，如垂垂老者般守望着曾赋予它生命与欢笑的小河。藤蔓爬满走廊，老屋破落凄凉……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要回程



了。我订好了回程票。清晨收拾了行李，包里塞满老家特产。弟妹开车送到长途汽车站，途中有说有笑。当母亲跨入大巴车门的那一刹那，泪水倾泻而出，她不顾旁人的目光。弟妹的车停在路边，闪着双闪灯，像一声无声的告别。我想保持平静，莫名的伤感却如潮涌上心头。中秋的团圆，只能说是一半圆满，一半遗憾。

诗人曾说，故乡是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这驱不走的乡愁，名字叫作故乡。那四百公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我心上，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我们常以“忙”为借口搪塞，说得多了连自己都不信。梦里思乡，醒时忆乡，想到“衣锦还乡”，反而不敢回。世上确有一种距离，是无法用路程丈量的。在一个叶落归根的季节，我终将归来，去奔赴那温润心底的故乡月色，去做完那个被雨打柿叶声惊醒的梦。